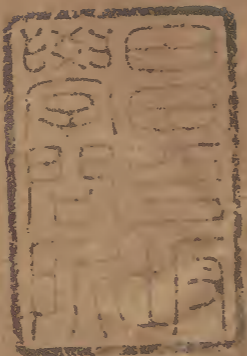


參讀禮志疑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一	八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八三一
類	二
冊	二
架	二
冊	二
架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13
冊數	2 (2)
函號	274 61

下



參讀禮志疑卷之下

淺草文庫

發源後學汪 紱

朱子文集

禮記

文集卷七十四策試榜喻云問唐開元釋奠儀設先
聖神位於堂西東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初不云有像設
及從祀諸子也今以當時人文章所記著考之則皆為夫
子南面像門人亦像十二而圖其餘於壁是則開元之制
施用於當時者亦無幾耳愚按一代之禮逐時增改不同
皆然如明之會典其不施用者多矣何怪乎開元之
釋奠儀哉今人或執一端以疑周禮者皆不通於時變者
也

周禮一書大段無可疑特人不善讀耳毀周禮者妄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疏云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集
說止云闌東爲右欠明

古者門中樹闌而本國君臣出入皆由東扉特君由東
扉之中士大夫皆稍西近闌耳門以向堂爲正故右在
東以自外入言也

其實自內出則由闌左也

雲莊集說固稍欠明白

然未失也乃饒氏陳氏之說則云入以東扉爲右出以
西扉爲右君之出由東扉入由西扉皆在闌左大夫士
則出由西扉入由東扉皆在闌右則謬誤尤甚矣抑知
本國君臣出入皆止由東扉惟來朝聘之賓客則由西

扉也由西扉則由闌左矣

餽餘不祭集說有二解孔疏又是一解今姑從集說前一
解

餽餘不祭自是不行每食必祭之禮然以論語君賜食
章通之則朱子所謂食恐或餽餘故不以薦之意雖父
亦不以餽餘薦其子夫亦不以餽餘祭其妻也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
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勲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
故得有獻集說呂氏亦如此解然愚按旣是君所賜豈得
擅獻人燕噲之讓子之鄭伯之假許田君子皆譏之則此

解豈可通乎竊恐是周衰之變禮下文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疏亦云古人不騎馬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

古者田宅皆君有無自以獻人之理竊以上之賜下敬
之則亦曰獻此或君以田宅與賢者則操書以致之而
辭曰獻耳古不騎馬然房心之南有車騎騎官等星此
豈甘氏石氏所造之名抑或車騎只猶言車馬歟

知生者弔弔弔生者也知死者傷傷傷死者也若與死
者不相知自無傷死之情弔其所知之生者而已與生
者不相知自無弔生之情傷其所知之死者而已此自
當然之情不必拘拘以致命之辭言
集說殊欠分明

知生者弔弔弔生者也知死者傷傷傷死者也若與死
者不相知自無傷死之情弔其所知之生者而已與生
者不相知自無弔生之情傷其所知之死者而已此自
當然之情不必拘拘以致命之辭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孔疏云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
說復讐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謂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
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
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從周禮
說鄭康成不駁卽與許慎同愚按集說于此亦畧不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須看事體何如公羊言復百世之

讐孔疏言復讐之義不過五世皆非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注載有兩說其前一說是正意集說反取其後一說恐未是

裼襲二字孔疏于執玉條前則云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于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于兩端令垂向于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版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

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襲後則云裼所以異于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襜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爲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據前所言則裼似去外服據後所言則裼只似袒存疑解鄉黨則又似有直領曲領之分未知果何如又按玉藻襲裘不入公門孔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耳愚按此只云露不言何樣露法想或去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謂既聘而享主客裼以將事享用圭璧有皮幣之屬以藉之偕升於堂其執玉亦垂纁以將也其無藉者則襲謂初聘時主客襲以將事聘禮圭璋特達以通信耳是無藉則襲也襲裼之分說者多異同孔疏言凡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則謂之裼愚按左袒其外衣如釋氏之著偏衫此必無此禮况經每言襲裘裼裘未見有所謂襲衣裼衣者且襲裼皆以裘爲主若如所言左袒出其裼

衣則是見其中之衣耳所謂見美充美者豈此裼衣之謂乎論語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誠以見美而欲衣裘之同色也若不見其美又何取於衣裘之同色乎近萬伯符亦覺其說之非因謂裼衣卽皮弁之屬古冕弁朝服皆直領可見其裘故曰裼襲衣卽深衣也深衣曲袷左右有衿加深衣於弁服之上則兩袷相掩不見其裘故曰襲此說似近之矣然愚按冕弁朝服皆禮服之正且尊者而深衣則達於庶人及乎燕私以朝聘重禮而反加下服於上又豈其宜且其言深衣而有加衿尤必非古制也

深衣之辨此不及詳

記曰長中繼掩尺中中衣

也中衣長衣麻衣深衣皆同制冕服之中衣以絲諸侯朱纁也弁服則以布只曰中衣緣之以素則曰長衣緣仍以麻則曰麻衣麻衣則不加袂而袂短緣之以青黑及采色皆曰深衣深衣長衣中衣則繼其袂使長可反屈及肘故曰繼掩尺也而中衣加於裘外弁服之內故曰中中衣之領可交可開交使左右相掩開則左右不相掩以其可襲襲裼之分亦以中衣而別蓋交掩中衣之領又放其長尺之袂則裘色不見於外是襲而充美也開其中衣之領又捲其掩尺之袖則領袖間皆見裘色是裼而見美也若裼者則相易相合之義主於內外相稱而言之是故朝服而緇衣則羔裘與之稱皮弁服素衣則麕裘與之稱息民之祭黃衣則狐裘與之稱是

裼衣卽弁服之類何必別有裼衣乎又何必偏袒許多衣服而後見裼衣乎又何必加深衣於外而後謂之襲乎若古之冕弁朝服則固皆直袷也

苞屨扱衽厭冠不及公門孔疏謂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註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惟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愚按集說云

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並不言有差降則與所謂不奪人之喪者違矣

鄭云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此條不可不詳披上

母始死之儀故最厭屨重於衰衰重於經經又重於厭冠也

孔疏曰案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爲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愚按此朝覲之制與書蔡註所說羣后四朝六年五服一朝之制不同

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來見各有疏數此最近情

理但與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之言不合顧周官或有更定不必盡同周禮又或周禮所謂見者雖使卿大夫來見亦可不必其君親來朝也

鄭康成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孔疏云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臯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爲外又云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愚按司士所掌治朝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西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與曲禮

所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者不同孔疏並不詳其何故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

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者路寢牖戶之間覲禮

諸侯入路門北面見天子曰覲故曰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惟路寢有堂有階法秋之嚴也宁者路門之外應門

之內其間樹屏所謂天子外屏天子出路門宁立於屏外應門

之內諸侯入應門而朝則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出路門則

已下鄭注云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孔疏曰此內朝即

路門外朝正所謂治朝當宁而立者也但周禮司士掌

治朝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

上與記不同者周禮所言畿內在朝之臣曰朝于王之

位與外諸侯來朝不同然其以西為尊一也孤尊朝禮

受贄于朝受五等圭璧受享于廟受圭璧皮幣庭實之享覲禮一受之

于廟然則所謂當依而立者亦是廟寢之依鄭云覲者

位于廟門外而序入意廟門即廟之寢門蓋宗廟雖亦

五門而不設三朝之位也

即葬見天子曰類見孔疏云春秋除喪三年除喪之後乃

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境故得見天子未葬

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狩亦不見也愚按此疏甚明集說

畧而不言何故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蓋非當見天子之時而見亦類于朝見之禮猶非郊祀而有事於天曰類于上帝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云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車謂主事者此說不可易集說却云御御車也甚謬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注御猶主也固勝於集說然集說亦不謬理

王制鄭康成註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

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愚按如此說則周禮與王制方不矛盾而程朱之意則以爲是出于漢儒之附會不可盡信闕之可也今人讀書者不可不知康成之說又不可不知程朱之意

康成謂周公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乃大封五等諸侯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爲百里此真紙上空談中國之地西盡流沙東距東海

北盡朔漠南距南海不能方七千里且兗豫居中國之中其州境又將安擴周禮職方九州雖與禹貢爾雅有分合不同要其州境之山鎮川浸方位則未嘗有異未見有加擴也夫殷侯錯處各有故壤舊九州中安得許多閒地勢必搬移去二十五個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上國之公搬移去十六個百里之國然後可封一侯國搬移開九個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伯國搬移開四個百里之國而後可封一子國天下諸侯一動百動如何其可又何處尋地來皆益之使百里乎不然則所新封之國皆將在所擴邊境之地而不在中國乎然魯衛唐

宋固未見皆居邊境也大概周禮雖云公之地方五百里侯之國方四百里然而新封大國不過齊魯宋衛陳蔡諸國約略可數而當日皆謂之監且初封諒亦不甚大但許多小國皆受其節制云爾其後淮夷徐奄武庚管蔡霍皆畔而成王周公平之滅國者五十然後諸新封國皆得以益其封舊國多方當有罪而不滅其國者只使之爲附庸周公因爲之限曰方五百里方四百里以著之爲經亦其大畧而已九州之經界山川自若周公安得而擴之卽曰擴之亦蠻夷鎮蕃之服寧得以廣分王者之後有功之臣哉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鄭云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孔疏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愚按謂之殷制則周初武王之制亦如此矣大抵康成之意所以定此

爲殷制者蓋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然云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是謂禹之地擴于唐虞也又云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是謂殷之地狹于夏也又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是謂周之地又擴于殷也此皆未見確據故程朱寧闕而不論而其解尙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四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王

肅蔡沈亦皆不用其說孔疏于王制雖從鄭而于尙書則仍主王肅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爲方萬里此鄭說尤謬海內之地何處討萬里得來若實考九州內壤則方五千里者殆猶未足也冀州已處北偏冀州以北曷能有二千五百里哉王制言九州州方千里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此九州內地大較而不盡二字意自圓活若盡流沙東海暨恒山以北衡山以南則五服合五千里亦其大較至于禹時萬國殷時千七百國則朱子所云初時只是聚族類各爲君長天子乃以

法制定之到後來漸漸兼并得大了周有天下封其伯叔甥舅不得不大其封以統屬之然萬國千七百國者亦約畧言之非必實如其數亦非必定某州封分多少國也禹服與周服不同者曾氏以爲禹服是四面相去各五百里周服是兩邊合筭共五百里是每面只二百五十里筭此最近是蓋如此則周之王畿當禹甸服千里周之侯甸當禹侯服周之男采當禹綏服男當揆文教之地周之衛采當奮武衛之地蠻當禹要服衛當要服之夷蠻當要服之蔡周都在西而德化先被江漢故衛服猶列內地之夷鎮當禹之荒服夷當荒服之蠻鎮當荒服之流周去夷爲遠故夷在蠻外周之蕃服卽禹之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周禮大行人於衛

服以外仍謂之要服蠻服當要服之外半則仍是要服也而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何嘗有禹地擴于虞殷地狹于夏周公又斥大九州而為七千里萬里要服以內仍七千里之理乎王肅程朱蔡九峰之說審矣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康成則云此時晉文霸時所制熊氏則云或以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總因與周禮朝聘之期不合故多異義闕疑可也中庸朝聘以時似不應以此解若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則孔疏謂是諸侯自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與王制所云又不同也

中庸九經原不限是天子所行乃孔子畧言其事以告哀公正是侯國可行者耳故朱子引王制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以解朝聘以時只欲得以時二字明耳不必合周禮也時解以此九經之事為即文武方策所布之政泥矣

造乎禰孔疏引白虎通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謂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故不敬也愚按此推說禮意委曲得情

造乎禰疏引白虎通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此義甚

精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註云殷之制天子曰辟
靡諸侯曰頌宮鄭不註是何代制集說引張子曰辟靡古
無此名蓋始於周恐亦難據大司樂賈疏曰五帝學總名
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則各
有異名

辟靡之名自周以前所未見而靈臺爲文王之詩若如
鄭賈之說三代天子之學總曰辟雍則文王時爲諸侯
不當有辟雍矣

孔疏云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
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
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愚按此等異同處集說皆畧
而不言豈不疎乎

凡禮家前後所言少有異同只看義理何如不必一一
求合

孔疏謂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
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卽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
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卽大夫總號其三公卽與諸侯同
愚按天子之卿大夫受地與侯伯同而廟制却與侯伯異
又士一廟鄭注云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孔疏

云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愚按既與諸侯之大夫同而中士下士又與諸侯之中士下士異此等皆可從但云天子七廟是周制則難從又王制不言天子畿內諸侯有卿蔡仲之命曰周公以爲卿士孔疏謂周禮都鄙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愚按此可以補王制之

闕

凡禮家所數天子諸侯大夫士其大夫士皆只據諸侯之大夫士言耳天子之大夫自比侯伯子男如三公八命視上公九命六卿六命視侯伯七命中下大夫四命

視子男五命上士三命中士二命得視諸侯之卿大夫惟下士一命是天子之卿大夫其車服皆與侯伯子男同安得只立三廟反與諸侯之大夫同鄭說非也

天子牲禘禘禘嘗禘烝諸侯牲禘禘一牲一禘嘗禘烝禘此條集說與鄭注不同集說謂有時禘有大禘王制所言乃是時禘鄭注則只是大禘並無所謂時禘集說謂禘嘗禘烝與嘗禘烝禘變文而已非有異也鄭註則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又王肅以禘爲大禘爲小康成則以禘爲大禘爲小謂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若穆

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
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
主又康成之說又有練時之禘此等康成說皆不可從至
杜預謂禘卽禘也尤謬若康成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于
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
禘其意以禘禘之年皆從三年喪畢後數起此似近理
春祠者祭告之而已夏禴者禴亦薄祭也如易言利用
禴不如西鄰
之禴祭皆
言薄也春夏物未成也以物薄故禴祭又或禴或禘
秋嘗物始成嘗之也冬烝物備成而盛進也以物既成
而厚故皆可禘而祠禴祭小則鮮見于經烝嘗禮大則

每見於經

詩每言烝嘗而祠禴則惟一見於天保書亦
見有烝祭歲春秋則只書有嘗烝不見書祠

禴惟周禮乃備言祠
春禴夏嘗秋烝冬

周禮一書漢初未出及既出而藏
之祕府儒者皆未得見故漢初儒者鮮識祠禴之名而

禘又大祭多見於經

論語言禘
春秋書禘禘祭亦行於夏月故王

制以禘爲時祭之一而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又子思
之中庸以禘嘗並言故漢儒知禘嘗之義之大祭義郊
特牲則因以禘嘗對言而曰春禘秋嘗蓋作王制者未
及與作郊特牲祭義者參會以故爲說不同康成以春
禘爲當作春禘亦遷就以圓其說耳然於食嘗無樂則
亦終無可據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此語立義甚嚴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趙伯循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明白甚矣周禮不見有禘祫之名然祠禴嘗烝之上有肆獻裸饋食二條司尊彝有四時之間祭追享朝享是肆獻裸追享即禘也肆只是四字王與后各四獻而初獻再獻則灌酒於地禘禮尊嚴重祿獻而不重饋食故以肆獻祿為言也追享者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故曰追享也鄭氏以正月之郊祭本生之天帝謂靈威仰之類因惑於緯書固不可從而其解肆獻祿則時祭亦然饋食朝享即大祫也祫祭太祖以下并及毀經文復矣饋食朝享即大祫也廟之主若皆四獻灌則太煩矣蓋祫主親親重合食而不重祿獻故以饋食為言也朝享者羣毀廟之主皆朝于太祖之廟而享之也非時祭而間於時祭之間故曰四時之間祭也禘以夏四月祫

以秋三代皆起自侯國別子為祖而諸侯不敢祖天子九月及奮為天子則得以祖天子又不可舍契稷而更祖帝譽故五年而一追享之祖帝譽於契稷之廟以紹其統此則禘祭之所由起歟若魯而禘文王於周公之廟則以諸侯而祖天子非禮矣又康成云魯禘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稼書先生云鄭以禘祫之年皆自三年喪畢數起此似近理然曰春曰羣廟則終為謬誤康成又有練時之禘蓋殷練而祫祫祭其主東面新死之主南面祫之是有似於追享故或亦以為禘祫必以其昭穆故有禘視昭

穆之說杜預謂裕卽禘則又誤矣既曰禘曰追享則當專其誠必不及羣禘之主也

關譏而不征孔疏謂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若凶年則無稅也愚按孟子所說大抵不純是周制

周禮門關市皆有征而孟子言關市譏而不征夫商賈一概無征則民皆便於逐末矣然以周禮玩之則司布

所征有紵布列肆之稅總布無肆而立地之稅塵布商賈所居屋稅是皆孟

子所謂塵也其質布所罰在市犯禁者之錢罰布所罰買賣不平者之錢是

則孟子所謂法也五布不必皆出錢卽征其所有之貨以當塵稅若既取塵稅則不征其貨矣是塵而不征也

凶札則市無征然質布罰布自不可弛是法而不塵也

司關聯門市與司市官聯故亦曰掌其征塵蓋征塵於市則不復征貨於關征貨於關則不復征塵於市其或

出於關而不由市者則關征之或近地入市而不由關者則市賦其塵皆只一征無再征也戰國時著有塵又

有征征於市又征於關又有夫征里布則重征不已故孟子屢言之孟子固未嘗與周禮異矣

孔疏引鄭考靈耀註曰日有九道黃道一青道一出赤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

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

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可知又云月行九道並與日同愚按此言日之九道本因四遊而然今法旣不用四遊則日恐難以九道言謂月行九道已不親切謂地與星辰四遊日行九道更無據

鄭注月令謂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于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于此皆殊疏云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輅此乘鸞輅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愚按以月令車馬衣服爲殷制此亦說得有據集說畧而不言何故

月令只是先秦之儒所著以將爲秦法之書鄭注謂其取於殷時而有變焉只是曲說

孔疏云賈馬蔡邕皆謂迎春祭太皞及勾芒鄭則以爲蒼帝靈威仰愚按依宗伯注則鄭說四時迎氣亦兼祭五人帝五人神

四時迎氣自當祭天神而配以古帝倘所謂靈威仰之類歟

天氣下降孔疏云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愚按此云六爻象十二月精矣但月令于正月而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十月而曰地氣下降天氣上騰方其升而謂之下降方其降而謂之上騰畢竟可疑孔疏亦未甚明白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只是交不交之象不必捨易卦六爻來說只看春天自似日低地之膏澤烝上秋冬之天自似日高地氣亦不潮溼

鄭注于仲夏大雩帝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又于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鼈登龜取鼃註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爲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于此似誤也愚按此鄭注仔細處集說皆畧而不言

解月令自不必一一與周禮對合

鄭注黼黻文章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與虞書黼黻之註絕不同

使纜以爲黼黻文章自合依考工記所言釋之不必如
斧形背已之帶繡

玩孔疏中央土每時輒寄一十八日其說本起于日之四
遊四遊之說旣不可從則寄旺之說恐亦難信

中央土自以五氣論之當附於季月不必關日四遊之

說

律中黃鐘之宮孔疏云四時之律皆取應氣而土王之律
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
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
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

熊氏以爲黃鐘之宮謂黃鐘少宮也半黃鐘九寸之數管
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按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
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
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
也愚按此處終屬可疑四寸五分之管旣不可候六月之
氣九寸之管之聲何以應于六月乎

十二律只應得十二月決無十三律可以應中央土但
以宮音屬土而黃鐘又爲律本土以成五行而於時無
不主十二律皆以黃鐘取正故配言之耳此條孔疏甚
明若黃鐘半律則不惟不能應氣亦并不可以起宮蔡

氏熊氏說皆誤也顧月令此語亦自多事後世有別求
三寸九分之管爲黃鐘之宮者皆自此語啟之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此三句注疏皆作結
上文語集說皆作衍文當從註疏集說又云周公踐阼句
缺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愚按大全嚴
陵方氏曰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于阼
曰踐此輕重之別也如此說雖缺相字亦自無弊

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周公踐阼三句是古人記注
簡冊分段語耳

文王世子言公族內朝以齒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
如外朝之位愚按如此則中庸序爵今講家以爲專是異
姓者誤矣

公族於外朝以官其在宗廟之中亦如之宗廟之中本
朝之子孫無官爵者則序昭穆於阼階下有爵之同姓
自以爵序

孔疏謂鄭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
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
不視豚解註云豚解解前後脰脊脊而已是豚解七體也
按特牲少牢以薦熟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
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

豚解云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肅三肫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脰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熟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爛之不全熟次于腥而薦之堂愚按此解熟其殺雖引特牲少牢然周禮籩人疏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少別何者天子諸侯尸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陰厭后尸入室食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爲陰厭陰厭前無饋獻以此爲異耳又司几筵注曰裸于室饋食于堂釋于祊疏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熟故言

饋食其食未有黍稷集說不分別朝踐饋食又不分別大夫士欠明澄酒在下孔疏言鄭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與集說不同

熟其殺是獻爛饋獻于堂未有黍稷及陰厭後迎尸入室乃饋食有黍稷其殺亦全熟大夫士則只有室中饋食

律呂上生下生先儒之說不同何楸邱曰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重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仲呂此京馬鄭蔡

參諸禮志吳 卷一
諸儒及杜佑通典所說也然班固漢書所載律呂相生皆一上一下而京房等乃自蕤賓重上生大呂以後咸易漢志上下之號何哉蓋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也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論陰陽相生之正則當從班氏之說若必施之吹候之用則當從京馬鄭蔡之說二者並行而不悖焉愚按今集說所用亦京馬鄭蔡之說也

律呂皆陰陽相生之正亦皆爲吹候之用而京房及杜佑皆自蕤賓上生大呂與馬班之書志不同抑知呂居其衝律守本位呂在東方則倍之呂在西方則如其本數其長短則京班不異也蕤賓可上生大呂亦有時當

下生大呂仲呂上生變黃鐘實則仲呂只可下生變半黃鐘還宮之用不專如京杜也必細考蔡西山之律呂新書而又博參之諸家之說親審之琴瑟簫管之用然後律呂可言不然則紙上浮談耳其有當者鮮矣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集說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大全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蒙之瞍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愚按此一條當從真氏又禮必本于太乙孔疏云太乙者謂天地

未分混沌之元氣也集說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個太一仍是諸子語真氏讀書記云太一者卽太極之異名愚按此一條亦當從真氏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此數語惟心無爲三字不善看則有病善看却亦不妨若巫史卜筮瞽侑之在左右則爲益多矣禮必本於太一孔疏以天地未分混沌元氣言則亦微有病若只以至一之理言則亦無病石梁王氏是先橫一禮記不醇之心者

禮也者合乎天時一條孔疏曰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觀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本集說無此明白又按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孔疏云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集說於此亦殊混

禮器說義理之文處多猶中庸說中節之和處多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此分而言之也若合而言之則以少爲貴亦是心之盡於外處內心外心原是一時俱有

禮器篇大旨重一稱字稱卽時中之謂也文有不當多處多文則忠信之心反薄故宜謹其獨文有不可少處

少文則無以達其忠信之心於外故又樂其發要以惟其時中而已內心是存此心於內外心是達此心於外非內心外心一時俱有之說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解溫爲溫藉孔疏皇氏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蘊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自承藉愚按今人喜用蘊藉二字蓋本此卽易不可以苟合之意又上文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鄭注云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愼如此不敢切也孔疏云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按注疏解愼字俱用溫藉之義蓋經文愼與溫本交互言之

溫之至也溫字只如字讀如緩火之燴溫煖以漸而不迫也不必轉聲作蘊內則柔色以溫之亦然
魚膾芥醬芥醬二字注疏集說俱無解

芥醬以芥子爲醬今人猶有之
自蝸醢至卵鹽二十六物大全長樂劉氏曰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預當知之以敬于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于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于尊親則衰病宜之愚按如此說方見內則之喫緊爲人處

凡醢醬之與膾殺配言者皆是以其物濡醢而食之如

魚膾芥醬配設則以魚膾濡芥醬而食之桃諸梅諸卵
鹽配設則以桃梅蘸卵鹽而食之故論語曰不得其醬
不食也却不徒教人如法以制之而已
接以太牢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太牢鄭注云接
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集說則云以太
牢之禮接見其子恐當從鄭說

接以太牢接字只是接待不必如鄭氏讀作捷王肅以
爲接待夫人雲莊以爲接見其子按此禮本是特重太
子則陳說爲長然子非能食仍是接待夫人而已以接
夫人以重太子之故而重夫人也補虛強氣之說淺矣

玉藻疏云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也
愚按此則玉藻之制自東漢而變 玄端而朝日注疏皆
謂端當爲冕集說亦從之大全方氏則云玄端者祭服燕
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
則爲燕服此與注疏集說俱不同

玄端與玄冕不同凡朝祭之服皆衮袂

袂二尺二寸袂幅如布之幅故曰端士無朝服士之朝服卽

玄端大夫以上則不然矣方氏謂玄端爲祭服燕服之

總名非也

康成主明堂五室之說而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是

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此與朱子意不同又按康成解月令亦只是主五室之說其意蓋以九室乃後儒誤解不韋月令也集說于月令玉藻殊欠明白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注云聽其朔于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孔疏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于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則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愚按此因路寢如明堂之說而遂謂路寢亦四門益難信

明堂之制據月令所云則當如九室之說故朱子亦取之若路寢之制亦如此則必不然路寢只是嚮南且五

門而後及路寢安得有四面八方皆開門也月令所云

居當亦只是聽朔時居其門位耳非終月居此也康成

主明堂五室之說而云聽其朔于門中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中

處路寢門終月皇氏云路寢亦有四門夫路寢則安得

有四門哉若五寢則路寢之後爲四小寢此退息宴安

之所僖公薨於小寢君子少之豈天子可每一時居一

小寢哉愚謂南郊明堂自當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

牖之制亦制器尚象之旨若太廟路寢則必不與明堂

同制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周禮之五史參攷

之知其卽太史內史最見精細集說則不問其爲何官矣
陸翼王集說補正
亦備載孔疏之說

左史太史右史內史孔疏此說是

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鄭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也孔疏
云按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
爲諸侯之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
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註
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
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
名爲朝服也又朝玄端夕深衣疏曰大夫士視私朝故服

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無異但其裳
以素耳愚按此分朝服與玄端最明但朝禮則君臣同服
若宗廟之事則君不服玄端亦不服朝服故論語蒙引謂
君臣同服者非告朔聽朔之制內朝外朝之別此處孔疏
說得最明

天子諸侯之玄端朱裳大夫之玄端素裳天子諸侯爲
燕服大夫爲居私朝之服士無朝服玄端卽士之朝服
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玄端不衺袖若齋服之
玄端則上下同皆玄裳

麤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鄭注旣云絞蒼黃之色又引論

語素衣麤裘孔疏引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集說絕不分別殊畧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謂冕服也大夫狐青裘玄緇衣以裼之謂玄冕也麤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皮弁服也絞絞也言白色也鄭注云蒼黃之色謬耳蒼黃之色當作絞若羔裘緇衣則朝服狐裘黃衣則息民之祭之服也

孔疏謂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用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愚按此等處總難稽考又書孔傳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

武王壽九十三而成王年只十三或曰只十歲豈武王年八十餘始生子歟成王邑姜出也邑姜太公女也武王年八十餘則邑姜年雖甚小亦宜六十餘矣豈婦人六十餘而始生子歟且猶有小弱弟也由此言之則成王年必不止十三不則武王壽不及九十三也要之新王諒闇不言冢宰攝政此禮之常惟周公多才多藝德望盛隆故反來武庚之煽以啟管蔡之疑耳其稱曰孺子曰孺子王則家人親暱之辭猶武王呼康叔曰小子也今陝西人以父兄呼子弟其曰小子同未在位曰弗雖年四十五猶曰小子克經歷則恐王德未成忠愛之深顧慮之切也其自言

惟予幼冲人則自謙之辭殷盤庚亦自言冲人也盤庚繼其

兄陽甲而立則成王豈不能蒞阼而待於七年之後方

年必非幼矣始親政者然則文王世子一篇不獨九齡夢錫之誣及

周公踐阼之語即此成王幼不能蒞阼之語已貽後世

無窮之惑矣獨其教世子及庶子官職之詳則有不可

廢者擇之焉可耳

少儀云不疑在躬鄭注謂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較集

說似明毋身實言語及曲禮疑事毋質即此意

不疑在躬與不度民械對則宜淺看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集說就出處言鄭注謂量

量其事意合成否是就逐事言愚按似當兼用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是出處大節

學記術有序鄭注云術當作遂孔疏解之甚詳集說謂當

作州者非

術有序術字遂州二義皆可通術遂以聲近而轉審端徑術

術字亦術州則以文似而誤也篆文術瀕州州宜竝存

之

中年考校一條大全臨川吳氏講得最明愚按論語洒掃

應對進退是小學之行學記離經辨志敬業樂群博習親

師論學取友是小學之知又離經幾句俱在則以學文中

孔疏謂應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其未入大學者鄉遂大夫考校也不見分大學小學似與臨川吳氏之說不同集說則並不言何人考校何處考校尤混至近來講家有所謂說約者則又云入學比校俱指大學言與吳氏之說全背

離經辨志等事宜是小學

多其訊言及于數集說云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孔疏云多其訊者訊問難也既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若已解之也言及于數者數謂法象既不解義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猶若

一則稱配太一二則稱配二儀但本義不然浪爲配當此解勝集說

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是一串語言教人者量材授業嚴立之課而寬其程則人安之而得優游以盡心有得若只督以口誦之功而又多爲責問之言以及夫驟迫之進而不顧其能習熟與否則學者必只是口頭強記隨便苟且以塞責而不復優游涵泳以自求心得至於默識心融矣是使之苟且而不自盡其誠教之以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其材也愚此意略本張子

多其訊言一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九字作一句

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鄭注謂學不心解則忘之易此解得最明集說以工夫間斷言之亦非

學非心得未有不速去之者或苦而棄之或淺而忘之皆是也此正誦讀時未嘗由誠未嘗盡材而徒以口頭強記之病

相觀而善之謂摩鄭注云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孔疏云善猶解也受學之法若人人競問則師思不專故令弟子共推長者能者一人諮問餘小不能者但觀聽長者之問答而各得知解此朋友琢磨之益故謂之磨也愚按集說大全俱不用此解然此解自精論語孔門七十子親承問

答者極少想亦由此

師汲汲於取善則人皆相觀而善矣

注疏謂或失則多謂才識淺小而所學貪多終無所成者或失則寡是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寡終成狹局者或失則易是汎濫外問學而不思則罔者或失則止是不肯諮問思而不學則殆者此解亦勝集說

或失則多務博之病或失則寡徑約之病或失則易粗心之病或失則止畏難之病此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

天地之情也疏引皇氏云天地無情以人心謂之耳愚按

西山讀書記論天地無心有心最詳恐不可一槩說
記明言天地之情如何說天地無情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鄭注云其辭未聞孔疏云
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鄭云其辭未聞失其義也馬昭云家語王肅
所增加非鄭所見又尸子雜說不可取證聖經故言未聞
也愚按鄭氏不取雜說證經可謂謹嚴王肅駁之非也黃
氏日抄亦載南風之辭失鄭氏之意

南風之詩殊不似舜時詩然以爲南風之詩亦無大失
夔制樂非專以賞諸侯記亦謂以樂賞諸侯自夔始耳
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鄭注
云民勞則德薄鄮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鄮相去
近舞人多也孔疏云綴謂鄮也鄮謂鄮聚舞人行位之處
立表鄮以識之黃氏日抄亦主此解集說乃以行綴遠爲
德隆樂盛行綴短爲德薄樂殺與注疏相反似宜從注疏
治民勞治民逸陳氏謂勞於治民逸於治民也鄭氏則
謂其民勞其民逸也愚從陳說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孔疏云黃帝所作咸池之樂至堯
更增改修治而用之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

參讀禮記卷一
則此大章是也咸池至周謂之大咸大章至周謂之大卷
更加以雲門之號雲門大卷一也愚按此皆是據周禮以
解禮記集說皆不暇及

自韶以上其樂俱難的考謂堯因黃帝所作之咸池更
增改修治而用之其不增修者則別名大章是堯在位
百年地平天成而不自作樂也大章又名大卷雲門亦
無可証據

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注疏以樂言集說以人之感于樂者
言恐當從注疏

廣則容姦逃成滌濫而容姦律之聲則不和也
姦律者非其本

鈞所當用之律狹則思欲煩聲促節而起淫欲之思則不淡也

所謂嘈嘈切切如私語者皆以樂言

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孔疏及
大全嚴陵方氏皆主樂言集說獨將氣盛化神句主天地
言集說誤

情深則文明矣氣盛則化神矣化神言樂感人之妙也
陳註非

君子於是語于是道古言古樂之妙君子聽之不覺其闢
明而率循之故非此不語非此不道豈有厭倦之理蓋所
以破文侯恐臥之言也集說不明白

于是語因樂而論其詩歌動容之理于是道古因樂而道及古人之德行事業又因以得其理法其事則以之修身及家平均天下

集說云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此本孔疏又本禮緯含文嘉蓋緯雖不可盡信然聖賢精意亦時有藉之以傳如此之類者故康成往往以緯證經未可以此詆康成也

紀綱不必分定六紀如疏說

樂記一則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禮樂皆不可過也一則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是禮則懼其不足樂則懼其有餘也二條互相發明集說劉氏以謙卑退讓爲減以減而不進爲禮勝則離此另是一解與孔疏及馬氏注俱不同不可從

禮勝則離卽禮減而不進則消樂勝則流卽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減而進嚴肅中自有從容不迫之意若一味拘迫則不成文矣樂盈而反和樂中自有中正和淡之節若一味流蕩則不成文矣孔馬劉諸說都未明白審一以定和集說應氏劉氏兩條不同劉氏與鄭孔注疏同應氏所謂一者心也恐不免有良知家之弊

參讀禮記卷下
審一定和是審其詩之志意與聲音而定其所合之律
應氏之說非是

歌者直已而陳德者也直卽直養無害之直直已者正直
已身自反無愧正所謂得於未歌之前實有此德恐其雖
得而復失故將諸詩敷陳以涵養保全之觀下文云有勇
有義非歌孰能保此其意可見集說方氏一條以各濟所
偏爲解非經意也注疏皆不如此解

直已而陳德直如敬以直內之直陳者布列有序之意
經解第一條言六經之教所得有淺深因而不能無失其
義甚精集說石梁王氏謂此決非孔子之言殊誤

經解首節未必全是孔子之言然其言要自無病後世
以詩書而失之愚誣者正多矣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
疏云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
知也愚按孔疏解此過字最明蓋與論語觀過知仁之意
自不同集說呂氏及大全嚴陵方氏以論語之意解此誤
矣

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語自有病且以過與功對則
過非遭遇利害之謂孔疏多爲回護耳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疏云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

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黃氏日抄引
呂氏曰凱樂也此以為強教者和樂之中又有強盛之狀
凱風長養之風也凱樂戰勝之樂也八凱性和而有才者
也皆有強盛意此皆可與集說相發明

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二語甚深凱樂也強如自強
不息之強性情和樂之至而無拂戾之私則萬物一體
自誨人不倦教思無窮矣弟易也如易簡之易心體平
易之至而無險陂之念則中國一人自愛無不至而容
保民無疆矣強盛戰勝之解皆淺求也

事君遠而諫則調也孔疏云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
諂佞之人望欲自達也愚按此意甚正石梁王氏謂此非
孔子之言過矣又孔疏云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
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
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
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
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
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是也愚按此又
可見遠臣之諫當有時候

諫君不可不自量遠近如位卑而言高罪也之類是也然有身雖遠而不能忘諫者如屈原之類不可概以譏之也石梁王氏疑非孔子之言不為過矣

緇衣言甫刑苗民孔疏曰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于四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苗民以此言之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

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愚按此敘三苗之始末最詳

九黎三苗俱在南方亦不同種類今廣東沿海及瓊州皆有生黎熱黎堯舜

時三苗在洞庭彭蠡之間今則雲貴川湖之境猶多苗民蚩尤則在北黃帝伐蚩尤於涿鹿即今

順天之涿州鄭孔皆是勉強附會

深衣續衽鉤邊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孔疏云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下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為餘衽悉當旁也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者若其

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
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
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愚按如孔疏之言則集說楊氏以覆
縫爲鉤邊恐未然大全嚴陵方氏曰衽襟也亦恐小異
深衣續衽鉤邊楊氏復曰鉤邊如今之覆縫蓋以邊爲
每布幅之邊非謂裳之邊也於邊已縫而覆其縫是鉤
之也蓋裳幅旣皆斜裂不鉤之則恐不牢矣鄭注云鉤
邊若今曲裾今不識曲裾之制何似意者如盤領袍之
加兩擺歟然如孔疏一旁有曲裾一旁無曲裾則亦不
稱矣深衣裁制之法瓊山邱氏爲詳但十有二幅當總

衣裳言之未可以裳之一幅分兩者爲十二幅今兩身
兩袖只四幅裳六合十幅耳布幅之廣二尺二寸若於
背幅裁去四寸則衣身之廣只各得一尺八寸加兩袖
各二尺二寸每旁只得四尺又減去縫縫袂之長僅及
指記曰袂之長短反細之及肘四幅之布袂不能反細
及肘矣是兩袖當各加一幅所謂長中繼掩尺者如此
則衣亦六幅是十二幅以應十二月也若萬氏加兩衽
及插角之說則斷不可從

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鄭注孔疏皆無解
集說呂氏云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近世講

家則云不可面數微辨卽改不待面數也此正勇于改過處愚按此說勝于呂氏

毀方而瓦合鄭注云去已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也孔疏云方謂物之方正有圭角鋒鏷也瓦合謂瓦器破而相合也又云圭角謂圭之鋒鏷有楞角言儒者身恆方正若物有圭角不欲異衆過甚去其大圭角言猶有小圭角也黃氏曰抄云毀方毀去其圭角瓦合委曲相合如瓦之覆屋也愚按此皆主涵容言與後所謂砥礪廉隅者不同集說所解殊迂滯

儒行篇語自多不醇不必一一強爲回護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孔疏云中則任爲人父不中則不任爲人父故爲人之父者以爲父鵠以下放此愚按此說得最明蓋當時以射習人於禮樂故視射之鵠如已之道猶今之以經義習人也集說不分明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此以釋志言之視射此鵠如自己爲父爲子之道爲父者惟恐在己不能盡父道爲子者惟恐在己不能盡子道而皆必求其盡以此心射鵠則亦惟恐不能中鵠由於己之未能盡道也孔疏亦未甚明白

大司徒文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

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是以地中爲準而較其四面
之長短與冬至景長夏至景短之長短又不同與日極南
至牽牛極北至東井之南北亦不同鄭注云日南是地于
口爲近南也日北是地于口爲近北最明賈疏五表之說
亦甚詳又按觀此則里差之法自古有之堯典羲和分驗
四方亦是如此

日南景短日北景長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是八尺之臬
之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亦是此八尺之臬之景土圭
長尺五寸以夏至之日午樹臬測之其景之長如土圭
則爲土中自土中而北則去日漸遠而景漸長五百里而長及

亦五百里而短一寸自土中而南則去日漸近而景漸短

中而東則午漏而景已斜自土中而西則午漏而景未

正此以日景測地之四方也夏至日景最短土中只此尺五寸

後以漸而長至冬至而最長冬至後又以漸而短至夏
至而最短此由日之在天夏則行南陸而去中國近冬
則行北陸而去中國遠也此以日景測天之四時也堯
典寅賓出日以春分卯中而日出卯位其景正西指西
也敬致以夏至日中午刻而景正指子也寅饑納日以
秋分酉中而日入酉位其景正東指卯也此以四方正
四時也臬八尺法中人之身人參天地爲三才也土圭

尺五寸兼三才而五之法五行也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制鄭注止云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却不引管子內政軍令之文蓋不欲合王伯而一之也賈疏引管子語以實之失其意矣

小司徒伍兩卒旅之法因農以出軍也管子軌里連鄉之法厲農以奉軍也王霸正相反而賈疏引之亦不詳矣

老子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又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賈疏以師氏至德與老子常道及上德不

德爲一是燧皇以上無名號之君所行以敏德與老子可道之道及下德不失德失道而後德爲一是三皇五帝所行以孝德與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爲三王所行又以仁義爲五帝三皇所同有唐初儒者猶崇信老莊往往引以解經而不辨其與儒家同異處此其所以爲陋也

師氏之至德卽大司樂六德之中和也敏德卽祇庸也孝德卽孝友也至德者性情之極至中則至靜而無少偏倚和則發之而無過不及也敏德者存省之不急祇則戒懼無間於須臾庸則好惡必求其自慊也孝德者

參讀禮記卷下
愛敬之真誠孝則敦其仁於一本友則自本而推之也
老子道可道則非常道以無名無爲爲自然之至也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若下德不失德則斤斤於有所守矣
是以不足爲德以其有爲也漢唐儒者不足以知道而
善於附會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矣

土均職有禮俗二字康成謂是先王舊禮賈疏云俗者續
也愚按有禮俗有俗禮禮俗不可變故曲禮云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而康叔封衛亦因殷舊俗禮則不可徇然鄭注
于誦訓之方慝亦引曲禮此語疏云土均是謂先王舊禮
此謂不變其鄉俗然則俗禮亦未可輕變歟

禮俗有禮之俗也如冠禮或三加而總一醮或每加而
皆一醮禮可並存因其舊俗可也俗禮則所謂委巷之
禮非先王之舊者也然可行不可行亦當審其重輕焉
如清明掃墓及端午中秋俱俗節古人所無然今已有
之則亦不可不行也如居喪作佛事及以酒食延賓及
分弔帛於弔者此背乎先王之禮而必不可行者也又
如居喪而不免於出弔生日而不免於慶賀娶婦而不
能六禮之備期功而不免從王之事此亦皆非禮而不
可行而在俗又不能盡違者則不得已而從俗行之然
君子要必有不安於心者若竟以流俗爲安則廢禮將

無所不至矣

司尊彝注云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愚按祭禮有裸有朝踐饋獻醑尸醑尸即饋食之禮也朝獻者即王之醑尸也再獻者即后及賓之醑尸也此經于春夏則言朝踐再獻于秋冬則言朝獻饋獻是省文互文之法

裸用鬱鬯王后各一裸為初獻再獻朝踐薦腥王后各一獻為三獻四獻饋獻獻熟體解而爛之未全熟也無黍稷王后各一獻為五獻六獻此皆堂上事然後陰厭而延尸入室饋食至此乃全熟之有黍稷已食而醑尸王后各一醑為七獻八獻

賓長畢九獻焉

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鄭注云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賈疏云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則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已下皆然至平王東遷死葬即又是造塋者子孫據昭穆夾處東西若兄死弟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以其弟已為臣臣子一列則如父子故別昭穆也必知義然者案文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謂以惠公當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為昭

閔公爲穆故云逆祀也知不以兄弟同昭位升僖公于閔公之上爲逆祀者按定公八年經云從祀先公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若本同倫以僖公升于閔公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愚按閔昭僖穆僖昭閔穆順逆只在二公若文公則坐定是昭矣以後諸公昭穆何由而亂賈疏此條殊不可解

昭穆之序如閔公僖公以兄弟相繼閔公當昭則僖公多一昭廟同在昭而僖在閔下多一廟而實只四世不害也所謂逆祀者躋僖于閔上故不可耳若閔昭僖穆則文公當穆而又昭世次豈不以此亂乎

人司樂奏黃鐘歌大呂疏云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鐘以均諸樂是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鐘以均諸樂也愚按據此則樂以律爲本八音之律又以鐘爲本鐘之律定而後八音之律可定也故鄭又引伶州鳩之言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

天子之樂罇鐘十二應十二正律歌鐘笙鐘則有半皆律變律變半律特懸如十二辰之位或十六皆編懸也如奏黃鐘之宮則以

黃鐘起調先擊黃鐘之鈔鐘以聲之笙簫篪管塤箎皆
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止則又以笙鐘發逐聲
之聲笙磬收逐聲之韻鼓鼙居中爲節鼗居上下句之
間其黃鐘宮則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沽洗爲
角應鐘爲和變宮蕤賓爲繆也此用七律皆以笙鐘宣其聲笙磬收其韻也及
夫奏終則必於末一聲仍收歸黃鐘律而後擊黃鐘之
特磬以收之若奏太簇則亦以太簇鈔鐘起以太簇特
磬收之如歌大呂之宮則以大呂起調先擊大呂之鈔
鐘以聲之琴瑟及歌皆翕然應此而起中間逐聲之起
止則又以歌鐘發逐聲之聲頌磬收逐聲之韻搏拊鼓

棘爲之節鼗居上下句之間其大呂宮則夷則爲徵夾

鐘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變半黃鐘爲和變宮變林鐘

爲繆變徵及夫曲終則必於末一字仍收歸大呂律而後

擊大呂之特磬以收之若歌應鐘亦然也凡鈔鐘特磬

倍於笙鐘笙磬笙鐘笙磬倍於歌鐘頌磬堂上貴人聲

尚輕清也然金奏又有與笙奏不同者大樂有鐘曰金

奏如左傳金奏肆夏之三小樂無鐘則曰笙奏如鄉飲酒禮笙奏南陔白華華黍

凡樂事今人全不知理會矣

大司樂圜鐘爲宮條鄭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
玉而裸焉賈疏謂據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又玉人

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此言玉止據天地言
裸止據宗廟愚按依此則書言植璧秉圭只是變禮

外神有玉無裸宗廟有裸無玉金縢植璧秉圭此有事
祈禱非祭祀也祈禱告請或用玉或制幣此無牲者也
圜鐘為宮一條不用隔八相生之正法鄭注有避有不用
之說不知果合當時之意否存其說而闕疑可也又鄭注
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賈疏曰或先
生後用或後生先用又鄭注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
剛也愚按此則言律呂者所當知

凡樂圜鐘為宮一條圜鐘為宮則無射為徵仲呂為商

變半黃鐘為羽變林鐘為角變半太簇為和變南宮為

繆即夾鐘宮調也

凡以宮發聲則為宮調以角發聲則為角調其徵調羽調放此黃鐘

為角者以變半黃鐘為角則是以變林鐘為和變太簇

為繆夷則為宮夾鐘為徵無射為商仲呂為羽此夷則

角調也太簇為徵者以太簇為徵則是以南宮為商以

姑洗為羽以應鐘為角以蕤賓為和以大呂為繆以林

鐘為宮此林鐘徵調也

此調中太簇姑洗大呂皆只用半律姑洗為羽者

以姑洗為羽則應鐘為角蕤賓為和太呂為繆林鐘為

宮太簇為徵南呂為商皆如上鈞

其姑洗蕤賓林鐘太簇亦皆只用半律

而以姑洗發聲是林鐘羽調也下禮地示神鬼二條所

言法亦以此推之四聲而無商者不用商調耳若一曲中皆無商聲則必不可用也如謂不用隔八相生之法則如以夾鐘黃鐘太簇姑洗四律合爲一曲而奏之豈復成曲况清濁與律又不相應乎鄭賈皆長於數典而不知樂律所謂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者歟稼書先生亦未考西山律呂新書及朱子論樂之說矣樂師舞先鄭云宗廟以羽後鄭云宗廟以人然春秋初獻六羽不知後鄭如何解羽皇旄帔干人等舞羣祀有分用而干羽爲正宗廟兼用二鄭之說皆非

大師賈疏謂康成律娶妻而呂生子之義皆本律歷志可見讀經不可不知史典同賈疏謂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橫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揣摩者言揣人主之情而摩近之愚按四字說盡從橫人肺肝

以律生呂謂之娶妻以呂生律謂之生子律本位而呂居衝亦其義也

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鄭注曰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疏曰凡樂止有聲歌及舞旣下別云聲歌明上云樂主於舞可知也愚觀此則論語言樂正又言雅頌

得所樂白樂雅頌自雅頌可見朱註以詩樂並言此不易
之論也說者因鄭夾漈言詩者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遂
謂雅頌卽是樂此亦拘矣不知夾漈之言本偏謂詩用以
歌可也謂非以說義則不可虞書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律生于詩者也如鄭此言則詩反生于律矣且
如夾漈說則興于詩成于樂亦將合而爲一乎又有因夾
漈之說遂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者其誣抑甚
矣此特見延陵觀樂時雅頌具在詩未嘗亂無待刪然則
延陵觀樂之時樂亦何嘗亂乎今日詩樂舊本旣亡故不
見夫子刪正之妙若使無夫子刪正則詩樂謹足動賢者

之觀聽豈足爲萬世之準繩乎延陵之嘆樂猶之韓起之
嘆春秋耳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以詩歌之聲合之律
呂之聲以人氣合之天地之生氣所謂審一以定和此
非詩生于律亦非律生于詩也詩之與樂有分有合分
之則詩有文字義理所以言志所謂文足論而不息其
義顯而易見故詩可別爲詩教及以詩合之音律而動
爲歌舞則又有聲可聽有容可觀而聲容皆合於生氣
之和五常之行所謂聲足樂而不淫其感人又有神於
不知不覺而與之俱化者故樂又別爲樂教也故詩生

於文字可以兼收貞淫以使人知所好惡樂主於聲容則鄭聲不可不放以使之於和淡此興於詩成於樂之所以有分也鄭夾漈謂詩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其言誠有偏矣若合之則詩即樂之章歌即永其詩之聲舞亦動其詩之容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矣先王恐其聲其容之以盈而不能反也故律呂以範之符綴以齊之是歌舞聲容又豈有離詩而貳之者哉韶咸夏濩皆必有詩而今不可考大武之六詩則猶多存周頌中左傳可証矣成周制作擇其詩之正者被之管絃

協以歌舞而用之宗廟朝廷邦國及於鄉閭又及於房中別其崇卑大小使各有定制樂制既定則音律有殊而器數之大小多寡亦因之以異其餘詩有不盡於正者非不可被以管絃協以歌舞合於音律但以其不能皆正則惟是存其篇什以資講論是故風雅頌各有正變以正樂有用不用之故也變雅中亦有用者如豳雅幽頌之類然其音節器數又必稍異迄夫詩既殘缺失次則音律器數皆無不亂而樂之用皆失其所風有風之音節雅分大小有大雅小雅曲辭而錯在雙調曲中以雙調曲辭而錯入搬沙調中則唱之必不合犯只是胡亂唱矣以失其犯則失其音律也雅有雅之器頌有頌之器故有雅瑟頌瑟雅頌頌損之別大抵頌器小於雅如今曲有竽用笙笛配者有

宜用瑣啞配者音節既亂又用是故大武聲淫及商則非其所則器數亦無不皆亂矣商是商調之音非商朝也燕使臣而歌湛露彤弓是音律之失正也

金奏肆夏工歌文王是所用之失正也此必當時詩之篇冊陵亂散失故樂人隨手拈用又加以自作聰明故失之如此夫子敘雅頌之篇章使各還其次序是雅頌既分明則雅頌之音律亦得分明而雅頌各篇之用處亦得分明器數聲容無不正矣故定詩即以正樂而雅頌得所即樂正之實詩樂原非兩分而稼書先生謂樂自樂詩自詩詩樂並言分為兩事其意謂樂主于舞亦未是也

卜師四兆鄭注謂占兆之書分為四部若易之二篇其二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愚按卜筮一理而龜書獨不傳聖人贊易之功豈不大哉

詩如易上下兩經本子樂如揲著求卦而用之今使易經本子卦爻辭皆缺亂則揲著所得之卦亦亂消而失其象占矣卜繇既亡龜卜遂不傳今之用錢卜易者其說皆離宗亂道以不識易經本子故也

馮相氏言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賈疏謂四時之景合度乃德政所致故晷進則水晷退則旱愚按若以今歷家言之則此皆由歷之疎密耳顏氏家訓省事篇

內有一條論此最明蓋二說當並存

寒暑失時風雨不節此德政有以致之若日晷長短進退則由於歷之疎密

馮相疏謂大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爲一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歲星爲陽人之所見大歲爲陰人所不睹又曰今歷無跳辰之義故注云今歷大歷非此也愚按旣不是跳辰之大歲則所指又是何

大歲卽甲子乙丑以數年者耳無所謂在陰也歲星雖曰歲移一辰而行有疾遲參差不與歲應又其行常侵

入前辰非跳過一辰也

分野之說賈疏謂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此補鄭注所不及其說甚是

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闕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顓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世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固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

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愚按朱子中庸註是用其後一解

六體為書

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諧聲借用

四聲五音曰名

四聲平上去入五音如喉

齒牙舌唇及合口開口齊齒啟唇提口閉口卷舌上舌諸呼法之類

書有定體近於禮名

有定聲通於樂書體自篆變而隸又變而楷而鍾王輩又徒逞其筆姿以悅人目是以古體日趨於訛書體日訛而呼名亦以日舛古道之賊也况禮樂乎許慎說文甚有功於書學朱子嘗稱其說之精沈約四聲猶留古之遺音而邵子亦稱其為知道以其始於一東合口之音然後以漸而發揚於

於十五咸閉口之音是陰陽闔闢始終之道明太祖洪

其分一東二冬皆有深意而今人不識之矣武正韻以正字體而別韻不取沈約張爾公增補字彙以明音釋而說義不取說文皆師心自用也

寬政彙中

寬政彙中

